

金農藝術珍品集



劉方明 選編

金農藝術珍品集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揚州八怪(紀念)館監製

揚州八怪®

YANGZHOU BAGUAI

心中有佛 自我造化

(代序)

——從金農的書畫中感悟其佛學理念

揚州八怪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間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一批來自四面八方、不拘陳法、敢于創新、風格相近或相似的畫家。他們人數衆多，成就非凡者有十五人，故被稱作「八怪十五家」。其中最爲杰出者當推杭州籍的金農，「他是十八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畫家，被後世譽爲「盛世畫佛」」（引自張鬱明《盛世畫佛》）。

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三）一生的藝術活動多見於兩方面：一是游歷；二是寓揚。如果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金農書畫作品的藝術底蘊，那麼揚州這方人文熱土無疑爲天賦出衆的苦行僧（自謂「心出家庵粥飯僧」）提供了更多的創作靈感。在他傳世的書畫精品中，我們發現諸如《設色佛像》、《月華圖》、《菩提古佛》、《畫佛題記》等等，從時間看都相對集中在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八年的八年之中，就在這期間，素有「性好游，足迹半天下」（引自葉衍蘭《清代學者像傳·金農》）的金農已是古稀老人，此時已在選擇居所作安度晚年的準備，西方寺（現爲揚州八怪紀念館）方丈室自然成爲了他的首選，在他的詩序中這樣寫道：

居揚州舊城西方寺中，每中飯訖，翻佛經，語語筆妙。七十老翁，妄念都絕，我亦如來最小弟子也……寫



經之暇，畫佛爲事……

作爲詩人、書畫篆刻家的金農之所以選定佛舍栖身來度過自己的餘生，這與金農與生俱來的佛緣情結有着一定的聯繫。佛門乃清淨地，在這裏：一可以整日供養參禪，免于世俗之擾；二可以將自己縱游五湖四海所搜得的『奇峰』與『腹稿』藉以靜下心來，禪發心聲，以傳身後。

當時的西方寺業已蕭條頹敗，一片淒涼，金農到來不久便題詩云『無佛又無僧，空堂一點燈』，描寫其情景。此時的金農已年老體衰，自云『妄念都絕』，稱自己是『如來最小弟子』。還設號『昔邪居士』、『蘇伐羅吉蘇伐羅』等表明自己已身入空門。他一面賣畫爲生，一面念經、寫經、畫佛自娛。期間他還收納詩弟子羅聘、畫弟子項均，師徒亦有『舉杯同銷萬古愁』的傳說。金農寄居室坐北朝南，面闊三間，前後兩進，中有庭院。前進爲金農的念佛堂，佛龕上的五字聯爲『寫經滿百卷，畫佛亦千尊』，可以讓人想象出當年金農的處境，中間畫的《設色佛像》亦是別出心裁，衣服褶折結構所用的綫條是富有『金石味』的書法用筆，如『金錯刀』，似『錐劃沙』，凝重渾厚中亦見靈動，臉部用『墨拓法』帶綫勾勒，形神兼之。最具特色的是以二十餘行七百多字作背景似一條條寫有禪語的垂聯飄帶，其內容記述佛從何處來，佛對人們的作用，歷史上四十位大畫家分別爲各寺廟繪製佛像，還有自己對佛學的參悟及作畫時的情景記述，十分耐讀。試想，如果對佛學知之甚少或對悟禪欠缺能力者，又怎樣畫得出這幅作品？從佛像的開臉看，有鑒賞家稱這是金農年輕時英俊面像的再現，那麼將自己置身于佛教史與禪機中，以老年筆寫青春之像，其意爲何呢？愚以爲金農當年繪這幅畫時

心態是複雜的，但吾像即佛似乎已顯而明白。《長壽佛一軀》更能佐證金農這一觀點。這幅畫繪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記：

新汲菩薩泉，沐十指爪，熏以妙香，畫長壽佛一軀，寄奉淨彌伽居士，永充供養，居士清容古貌，頗類乎我佛也。心出家庵粥飯僧，杭郡金農謹記。

《香林灑掃圖》是寓居西方寺不久的即興之作，構圖極其精簡，祇有一個背影的小僧人和揮動的掃把，却把寺廟中小沙彌香林低頭灑掃之情形表現得十分精彩，讓人感受到身處清靜的佛門，晨鐘響起灑掃乃為常事，但到了金農筆下則平中見奇了，讀罷以下附畫語句不能不引人沉思一番：

佛門以灑掃為第一執事，自沙彌至老禿無不早起勤作也。香林有塔，掃而洗，洗而又掃，舍利放大光明，不在塔中而在手中矣。蘇伐羅吉蘇伐羅。

這段平中見奇的題款，表明金農『佛即我心』一切要靠自我修行的佛學思想。

《于無憂林中圖》是金農七十一歲時作，題句將佛學引伸，涉及諸藝與物，佛被萬物寫得猶為生動明了：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菩提、若貝多羅、若伊拉提、若寶相，人間亦未覩耳。予畫菩薩妙象，奇柯异葉，以狀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見在方寸也。

《蒲團坐佛圖》和《于無憂林中圖》有同工之妙，設色淡雅，細筆綫條勾繪，無論佛像還是菩提樹，均工致雅逸、虛實相生，形象地表現了修行境界，這在金農的作品中是不多見的。創作佛像時皆由心生，絕非摹仿



的虔誠心態顯而易見。他曾在自述中稱：

作佛時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盡莊嚴。

《達摩佛圖》此幅坐佛，禿頂披髮，慈顏沉思，赤身露體，肌理畢現，很見個性。該作所繪坐佛置于菩提樹下，蒲團座上展示的是佛門弟子四大皆空的追求。

佛是古今人們尊若神明的偶像。金農晚年所畫佛像甚多，細察之，其形象一個個均具有鮮活的面相，但無一雷同，亦無人們尋常可見之佛像面容，這符合金農『同能不如獨詣，衆毀不如獨賞』的審美意趣。我行我素，特立獨行。要畫則欲寫，寫自我的心境、言志、抒情、表意無所不至，甚至畫佛除去畫自己不同時期的面貌，還可以傳模畫出自己崇敬的高人或摯友！故而，每一幅佛像都是自己心中的故事展現。揚州八怪中能達到金農這一境界的也獨此一人。

金農作畫曾云：『所作皆出自靈府，決不蹈襲別人。』

《月華圖》畫面簡約，黃金位置處是個月亮，月中則有兩隻玉兔，有一隻還是倒立着的，月亮外面靈光四射，猶如太陽的光芒，意味着佛光普照，這張超抽象的杰作早于西方抽象派大師倫勃朗的畫作一百多年，在今天看來仍是新意盎然。

金農擅長畫江路野梅，其每至盡興時題款也**透露禪意**，如『清到十分寒滿把，始知前身是明月』。金農還曾作自畫像，這是幅很傳神的經典之作，人像形神兼備。觀者稍一留神便可看到畫像的脚上穿着朱砂紅

鞋，這很令人費解：堂堂的男子，還是『如來最小弟子』，怎麼可以這樣呢？有人說是『踏破紅塵』，有人說是『怪异舉止』等等，佛家求得心安，可能說得清楚的，祇有金農自己了，反正金農所居住的是佛門清靜地，他能這樣畫，一定有其自己的說法，可能這就是金農自成一格的悟禪所得的一部分。還在乎誰說嗎？

『蓮身居士』、『冬心居士』、『竹泉』、『光風霽月』、『百研翁』等都是金農常用的閑章，這些充滿禪趣內容的或朱文、或白文印在他的書畫作品上往往起着畫龍點睛的作用。

《蕉石圖》詩：『綠得僧窗夢不成，芭蕉偏傍短牆生。秋來夜上無情雨，白了人頭是此聲。』《山水人物圖》詩：『樹蔭叩門悄不應，豈是尋常粥飯僧。今日重來空手立，看山昨失一枝藤。』表達着垂暮老人生活在晨鐘暮鼓中的感嘆與無奈。《自撰七絕漆書》寫道：『東家鄰上花開落，西舍池頭月缺圓。酒不招人山隔面，揚州何苦住年年。』絕句後七字，作為一個在一生中十多次到過揚州，現又孤身寄居于此的金農提出如此詰問，不得不令人對『不回故鄉，長住揚州僧舍』的問題而深思。金農還寫下對聯『惡衣惡食詩更好，非佛非仙人出奇』送給老友汪士慎。汪一生布衣，命運坎坷，晚年雙目失明，金農稱贊他人奇、詩好，亦有自許之意，體現兩人志趣相合、互為知己的摯情。既不是佛，又不是仙，說的是佛（外來教）與道（國教）兩大派別的兼融并蓄，祇有這樣纔能出像汪士慎這樣的怪杰。『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對聯，『三千餘歲』指的是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八十一家』指的是歷史上涌現的文化精英。其意表述的是我國有着古老的文化傳統，和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衆多的風流人物。此聯可謂縱橫古今、大氣磅礴。金農佛即我心的內蘊，在這副聯句





裏得到拓展。晚清名家秦祖永在《桐陰論畫》中說：『先生筆墨，頭頭第一，卓絕古今，迥不同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已有近兩千年歷史，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佛教與道教、儒學相融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着重要影響。金農正是在這種思想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大詩人、大書法家、大畫家，晚年寓居揚州西方寺寫經、畫佛、參禪逐漸達到大徹大悟的大境界，他用自己的詩書畫印作品圓融了世間一切，晚清蔣寶齡在《琴東野屋集》中激賞金農時稱之：『百年大布衣，長生氣不死。』這是歷史對金農藝術的定論。

劉亦明

丁亥正月初八成稿于亦園

作者係揚州八怪紀念館館長、清代揚州畫派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協會員、揚州大學旅游學院兼職教授

自來寫真在者則有顧愷之為裴楷圖故南齊謝赫為濮肅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事宋之望寫張九齡真
 朱光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放寫壽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克寫東坡居士真
 張大阿寫山谷老人摩爾爾小影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為寫真者惟雲笈七籙所載唐大中年間道士吳某引鏡濡其自寫
 其貌余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為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本貌而相作一筆畫陸探微吾其師之圖成遠寄鄉之舊友丁鈞丁隱君隱
 君不見余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林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尚不失山林氣象也
 乾隆三十四年閏六月立秋日金農記于廣陵僧舍之九前首蒲館





東隣滿上座管
絃開西舍終
朝車馬喧只有
老夫貪午睡
梅花開候不
開門 昔耶居士
并題





梅花扇面



壬午孟冬仿王元章畫梅以供
 湘友學長兄青睞之教
 七十六叟杭郡金農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兇暴之徒未嘗不具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
 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畫熾光菩薩
 像梁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夏畫竹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春寺畫阿育王像史道碩畫五天羅漢
 尉遲跋質那婆羅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光澤寺畫音樂菩薩像唐
 閻立本畫思惟菩薩像吳道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
 降靈大殊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菩薩像翟琰畫
 釋迦佛像李果奴畫無量壽佛像王維畫孔雀
 明王像韓幹畫酒菩薩像周昉畫如意輪菩薩
 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王變相范
 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壽寺畫
 宿頭變相張騰大殊閣下畫報
 身如來像梁朱繇畫香花佛像
 跋異福光寺畫自在觀音像
 後晉王仁壽畫彌勒下生像南
 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
 杜子瓌畫侍香菩薩像杜觀
 畫毘盧那像釋貫休畫應夢
 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妙身如來像富珙畫
 白衣觀音像宋石恪畫樂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
 明菩薩武洞清畫智積菩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
 像與龍與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帶觀音像
 關公畫龍泉佛像董源畫定光佛像黃居來畫著色觀音像梁
 楷畫行化佛像趙廣畫披髮觀音像趙伯駒畫釋迦佛像智什畫白描
 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得見惟于著
 錄中根摹而已今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根種不生此身雖屬濁然日治清齋每當平旦十指新沐薰百妙香執筆
 款寫極盡莊嚴尚不叛乎古法也世多善男子願一服之永充供養云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佛成道日杭州金粟謹記
 今畫諸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十散聖別一手蹟自出已意非顧陸謝張之流觀者不可不草墨求之諦視再四古
 氣渾靈足千百年恍如龍門山中石刻圖像也金陵方外友德公曰居士此畫直是丹青家鼻祖開後來多少
 宗支命聞斯言掀髯大笑七十四翁農又記



設色佛像

五





賞遍桃花与李花千錢買酒不
須賒阿誰拖著青藤杖來看
僧癯野枇杷
壽道人又題



齊 松
 食 樓
 齋 中
 所 外
 世 婆

古諺一蒼壽子九
 乾淳丁丑清秋百二
 祝日富翁全
 張



